

我们一字班

○胡 凯 (2001 级经管)



2013年7月，胡凯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获得博士学位

1 字班，在这里专指我们这批 2001 年进入清华的学生，今年正是我们毕业 10 周年。

套一个网络上流行的回忆文体：花开无声，岁月无痕。清华 1 字班就是 1982 年前后出生，1989 年上小学，1995 年上初中，1998 年上高中，2001 年来到这个园子的。

如今已过而立年纪，半高不低的成就，被 90 后看成是不识潮流的老东西，被 60 后当做不懂规矩的小年轻，更是莫名其妙地被 70 后视为天敌，扛着上有 50 后下有 00 后的生活，面对着压力山大的日子，默默打开一瓶啤酒，不经意就回到

了匆匆的那一年。

那一年对我们来说是不平凡的一年，2001 年，戴着天之骄子的帽子，听着九十华诞的赞歌，我们进入了清华园。学校也很重视我们的到来，于是开放了“万人”，又搞出个像麦当劳的清青，游泳馆和综体也刚刚建成投入使用，于是我们就成了第一批在综体里进行开学典礼的新生。

只是住宿稍微差些，紫荆还在建设，一块蓝色的铁皮横亘在 15 食堂边，成为南北主干道的尽头，北操之后一片荒芜。然而我们却有幸成为最后一批住在老楼里的新生。那时候清华女生很是集中，5、6、7、8 四个红楼涵盖了清华本科所有的秀色，七食堂前的空地每到关楼门前就成了只羨鸳鸯不羨仙的地方。而七食堂则被调侃作：侏罗纪公园——当然 1 字班的妹子不在其中。那个时候没有先进的门禁，到了 11 点楼长是要用大锁把楼门锁起来的，想要去“繁华”的北门大石桥吃一顿烧烤只能爬二楼厕所的窗户。但有一次是例外，那一次上帝说：你们这批孩子太伟大了，我要用流星为你们的入学献上最美丽的烟火。于是在那个寒冷的深秋，楼长大开了门户，我们直奔西操、东操，用了一个晚上仰望星空。那是我见过的最多的一次流星雨，多到根本无法对着一颗流星许下一个完整的愿望。

伟大的一代不但怕诅咒还能给身边

□ 值年园地

的人带来好运，就连国足这样的孽畜，也因为我们的入学，放出了最耀眼的光芒：进军世界杯！那天晚上整个园子洋溢着烂扫帚敲击破脸盆的凯歌，一条欢呼的人流横穿南北主干道，誓要徒步欢庆到天安门，吓得学生处的老师们心惊肉跳。

再后来我们就熟悉了学生节，某八字班的毕业DV《清华夜话》竟然在社会上都引起了轰动，至今也依然是学生节视频的巅峰之作。

岁月如歌，仰着头看着14吋的小彩电熬过2002世界杯后，美院的哥儿们就对我们说要搬回工美本部了。接着我们也搬进了各院系的老楼，又在暑假里例行了军训，菜鸟的生活就这样匆匆结束。

在毁人不倦地比着学分绩的时候，我们最希望的一定是不用上课，没有考试的青春，于是我们神奇地迎来了“非典”。封校，消毒，停课，没经历过的人不会知道，“非典”时的大学是最美的大学，每到下午三点，84的味道一起，所有的人都像耗子搬家一样被轰出了宿舍。操场上，食堂里，小树林，大小情人坡布满了挂着“狗牌儿”的人们。有放风筝的，打牌的，做操的，练武的，谈情说爱的，独自等待的，就是没有害怕的。大家享受得不得了，而在这群人中，大一的刚刚入学懵懵懂懂，大四的为找工作心有旁骛，独是我们和大三的学生痛快地享受了一番。那年的春天，天特别蓝没有雾霾，阳光特别明媚不查PM，如今回忆起来丝毫不见疫魔之恐惧，唯怀青春之甘甜。时过境迁，如今只留下清华八怪之一的“绿衣天使坐剑台”，依然矗立在小树林里，永作纪念。

近期网上正在流传的是刘翔退役的消

息，我们谁也忘不了大三的那个暑假，我们在凌晨闷热的宿舍里为了他忘情地呼喊，好像是自己得了冠军一样。现在回想那种年少的激动正是清华默默地注入到我们灵魂里最宝贵的东西，这种东西叫爱国。

再后来本科毕业了，硕士毕业了，偶尔回头来看，还是那座校园，一切却在慢慢变迁。清西、清东早已不见，三教后的花园早已被六教占据，有谁还记得青青下面的流星小站？到现在青青拆了，汉堡搬上了陶园；7食堂变成了清芬，清芬也被拆了重建；8食堂变成了保龄球馆，保龄球馆又变成了量子力学馆；9食堂、15食堂停业关门；桃李、紫荆拔地而起。西阶重建换了模样，清华超市变成了绿地，食堂改叫什么什么园，南北主路都有了的名字，“学服”也被挖了建成了文科图书馆，当年名震一时的“酒井”现在已成了办公楼，东区澡堂成了苏世民书院，只有北区澡堂还在，可澡票却早已换成了澡卡，而澡卡也是一换再换。不变的只有红区的古物，白区的建筑，永远的荷塘，主干道的白杨和校河里令人掩鼻的流水潺潺。还有吗？那就是我们的痴情一片！

清华1字班，我们入学的10周年是母校诞辰百年，没有一批学生像我们如此幸运，我们带着天地人神的祝祷来到了这个校园，又与这里同祝一个整寿，而如今又能聚在这里共度我们第一个值年。请相信我们是一定会永远幸运下去的。

仅以此文献给与我一同经历了青春的最爱我的清华1字班。